

大東書局印行

足本
胡林翼全集



讀史兵略序

文治之與武備，猶剛柔也。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剛能勝柔，柔亦能勝剛也。故太剛必折，而柔極則以不振。二者固不可過與偏勝，期於相濟而已。猛獸之有爪牙，不必爲搏噬之用，所以自衛耳。國之有兵，亦爪牙之類，所以安內攘外者也。然則武備尙矣。

易曰：「先王以兵革之利威天下。」蓋厥初黃帝有阪泉涿鹿之戰，而湯武亦有鳴條牧野之師，然皆以伐暴拯民爲志者也。後之戰者，則罕能如是，故曰「春秋無義戰」。降及戰國之世，其流益甚，強凌弱，衆暴寡，日以兼并爲務。孟子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非虛言也。是則黷武窮兵，概可知矣。安得而不速敗亡之禍哉？

至如兩軍相對，其衆寡強弱不必均，卽其已均，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分。當斯之時，失之幾微，形勢立判。強者或屈於弱，衆者或挫於寡，如其不能善謀以應變，鮮不僨事。故爲將者不可以不知兵，而知兵之要，在乎明幾審勢，以謀全勝也。且戰之結果，不獨決兩軍之勝負而已，國家興亡，民族盛衰，何莫不繫於此？烏可不慎歟？

古來言兵之書，抑亦多矣，而未嘗不善也；然不通其變，而墨守其法，則幾何不爲趙括之徒讀父書，以致覆敗邪？故孫子、司馬法、諸書，譬則醫者之古方，非不良也，而墨守者，馴至於殺人，而是書之所論列，則猶之驗方，無所施而不可。何則？其病勢本末，既已了然于胸，知其癥結之所在，然後刀圭無爽，而得輕重進退之宜也。言兵之書，宜莫善於此矣。

讀史兵略者，清益陽胡公林翼之所輯也。公精究史事，曉暢軍機，燭慨世變，方殷國不可一日而弛武備，與武事之不可不講也，因以左氏傳及資治通鑑之言兵者，攢摭成書，凡治戎之要，行軍之略，靡不蔚然大備。旁及防邊弭寇之方，舉亦無遺，而於得失興亡之際，言之尤詳，足爲龜鑑。余既校讀一過，深歎公之用心爲不可及，而是書誠有裨於軍事也，不揣譾陋，序之如此。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沈卓然序。

讀史兵略序

通鑑者，司馬文正公憂世之作也。公以爲勛業之及人者在一時，而立言之教在百世；因取列史之足勸懲者，與一時碩學邵識之士，編爲後世法。蓋欲使彰往以察來，聞一以知二，由其道則可以長治久安，而人事可以無悔也。國家累葉承熙，仁洽寰宇，休養孳息，而人滿之患起，其始涓涓，其後滔滔，蓋浸淫及於各直省，賴天子英武指示機宜，命將出師，辟以止辟。余以不才，適承乏兩楚，與巡撫益陽胡公若驂之靳，每同承指授，則戰慄悚懼，恐或隕越，爲人臣羞。戎幕偶暇，必取通鑑互相解說，謂吾黨材質驚下，幸承天威，楚地苟完，不可不借古人訓誡，以相勉厲。而今時之務，戎政尤急，因與續學好修之士，刪取其資於忠貞而有方略者，爲若干卷，寘諸座右，以時循省。又念凡爲人臣，孰不當多識前言往行者？上而樞密，惟清惟寅，咨俞都峴，弼亮聖仁，請詒以此書，且頌之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下而羣公百執事，密勿守職，罔失典型，然嘉謀嘉猷，宜入告於內廷，詒以此書，且告之曰：「先民是程，大猷是經。」外而封疆，幅員孔修，尙思患豫防，無四郊多壘之羞，詒以此書，且期之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秉旄持節，任在專征，驅其狐狸豺狼，而封厥長疆，詒以此書，且歌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讀史兵略序

二

「守土之臣，以民爲兵，仁而勿酷，勿入而後量，勿簿書期會之自足，詒以此書，且勸之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於戲！禍亂之生，有天人，天降者吾無如何，若人謀則不可不慎也。司馬公憂在百世，而作通鑑，余與中丞同處艱難，憂盛危明，勿輦悅藻績之相承，讀此書且互相警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襄平官文序。

讀史兵略序

天下之治，常肇於憂勤，而其亂也，皆出於逸樂。君子姚其祿而不憂其職，小人溺於俗而不憂其不可常，顧屑屑焉，上下媮薄，幸其苟且安樂，以沒其世，此召禍之最巨者也。然而轉移氣化之柄，則賴在上者，有以防患於未萌，是雖忘寢食以憂之，猶懼其罔濟，而敢自存幸心乎？是故激而爲兵，戎禍之燎原者矣。或營或競，爭踰其則，知巧迭構，強弱相賊，於是敵國外患，糾紛侵奪，神農軒轅，怒然憂之，赫然伐之，廼得安謐。蓋上古聖人憂兵戈之爲害烈也。世歷三古，弼治以武，有周畫井田，置六鄉，其鄉遂之民，皆兵也；其六官之長，皆帥也；其教士也，射御；其取士也，射於澤宮，貢於鄉射。若有斯須不忘武備者，周德不競，陵夷至於春秋，大小相并，弱肉強食。孔子憂之，作爲春秋，垂法來世。左氏承聖緒，萃諸國寶書，以爲之傳，權術詭譎，靡不畢究。後暨漢唐，以逮有宋，蹂踐吞并，亂靡有屆。宋臣司馬溫公憂之，輯爲通鑑，覽古考新，憲章聖學，而成敗利鈍之效，或近或謀，燁然炳若燿火焉。嗚呼！蓋君子之憂世如此其深，故其紀載如此之詳也。林翼遭時多故，過蒙殊恩，畀以疆事，與使相襄平官公同修兵戎於江漢，受任既重，深惟負乘之懼，顧才不副志，略不稱心，私竊憂之。戎幕相與從容風議者，輒及二書，因條取

讀史兵略序

其言兵者彙編之，以朝夕循覽，期牖頑鈍。嗚乎！監於成憲，其罔有愆；蓋自憂其德薄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也。然而煦嫗覆育，滋愆無極，鬪詐矜力，雄桀以爲德，毋曰胡害！其禍將大，庶幾覽斯編者，憂世風之日下，而思整武以豫爲之防，以無悖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云爾。是書經始於九年二月朔日，歲事於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編輯者及門江寧汪孝廉士鐸，分輯者漢陽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張君裕釗，獨山孝廉莫君友芝，長沙明經丁君取忠，長沙布衣張君華理也。益陽胡林翼撰。

讀史兵略目錄

卷一	春秋	左氏傳	二九
卷二	春秋	左氏傳	二九
卷三	通鑑	周紀	五八
卷四	通鑑	漢紀	八八
卷五	通鑑	漢紀	一一八
卷六	通鑑	漢紀	一四六
卷七	通鑑	漢紀	一七〇
卷八	通鑑	漢紀	一
卷九	通鑑	漢紀	二八
卷十	通鑑	漢紀	五四
卷十一	通鑑	漢紀	八三
卷十二	通鑑	漢紀	一〇九
卷十三	通鑑	晉紀	一二九
卷十四	通鑑	晉紀	一六八
卷十五	通鑑	晉紀	一
卷十六	通鑑	晉紀	二七

讀史兵略目錄

卷十七	通鑑	晉紀	五三
卷十八	通鑑	晉紀	七五
卷十九	通鑑	宋紀	九七
卷二十	通鑑	宋紀	一二九
卷廿一	通鑑	齊紀	一五二
卷廿二	通鑑	梁紀	一
卷廿三	通鑑	梁紀	二六
卷廿四	通鑑	梁紀	五六
卷廿五	通鑑	梁紀	八一
卷廿六	通鑑	陳紀	九八
卷廿七	通鑑	隋紀	一三七
卷廿八	通鑑	隋紀	一五九

讀史兵略

益陽胡林翼纂

卷一 春秋左氏傳

魯隱公五年。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牧，衛邑。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制鄭邑。今開封府汜水縣燕，謂南燕。今衛輝府延津縣。）

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軍，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聽逐之，哀我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北戎，在鄭之北者。今山西陽城垣曲二縣界。傳文多從列國記纂之詞，故曰北戎。）

十年。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杜：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按戴國，今河南衛輝府考城縣。）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於祁，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杜：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杜：大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蜚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蜚弧登周廡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按祁，經作時來，音之緩急也。杜註：「滎陽縣東有釐城。」以釐爲祁音近也。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東許國，今河南許州。）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杜）「息國汝南新息縣。」今河南光州息縣。

魯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

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被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難，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謫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杜）「隨國今義陽隨縣。」按今湖北德安府隨州。瑕，近隨州地，疑在今安陸府京山縣之汶澨，汶瑕聲近。

八年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釁，不可失也。」（杜）「釁，隙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

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者。」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

及楚乎。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杜注：「沈鹿，楚地。」疑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之沈亭。黃國今河南光州。漢淮間，疑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境，在隨西北，速杞卽其地名也。）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鄢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鄢，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鄢，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鄢人宵潰。（杜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今四川重慶府巴縣。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鄭據水經注在鄧南，沔水之北。）

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鄢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鄢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鄢，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鄢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鄢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杜注：「貳軫，二國。」貳國，今湖北德安府應山縣。軫國，今德安府應城縣。杜云：「鄢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鄢城。蒲騷，鄢邑。絞國，今湖北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義陽縣東南。湖陽城。」按鄢卽蓼，今湖北德安府蒲騷。今應城縣北。絞國，今湖北鄖陽府西北。州國，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蓼國，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郊，鄢今湖北安陸府境。）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杜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熊姓國，在宣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按彭水，卽今湖北鄖陽府房縣北之筑水，東入河者。羅國始在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羅川城後徙荊州府枝江縣。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乃羅汭地，以羅水而名，非國名也。）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今德安府隨州東北，即厲山氏之厲，古讀厲如賴也。又云：「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今在宜城縣西南水經注謂之淇水。盧戎，杜云：「南蠻。」按釋文云：「本或作廬。」今襄陽府襄陽縣漢中廬縣也。冶父城在江陵東南荒谷，又在冶父西南。）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於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奚，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奚公山。）

魯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杜：「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鬬郤莫敖屈重除道梁嗟，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納而還。濟漢而後發喪。（櫛木，山在今安陸府鍾祥縣東。杜云：「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澠水。」在今隨州西北，南入澠水。漢，杜云：「內也，謂漢西。」今鍾祥縣西境也。）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郕，卽成，今山東兗州府寧陽。

縣東北九十里。

九年。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杜注：「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境。）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長勺，杜注：「魯地。」按定四年，殷民六族有長勺氏，疑近魯郊，大聚落也。）

夏六月，齊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郕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邱。齊師乃還。（郎城，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東北。郕門，杜注：「魯南城門是也。」乘邱，在魯西，今兗州府滋陽縣地。）

十一年。夏，宋為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杜注：「鄆，魯地。」疑在今兗州府嶧縣界。）

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縹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閭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閭敖游蒲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權國，杜云：「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今安陸府鍾祥縣西南也。杜云：「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今荊門州。申，

國，杜云：「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浦水，杜云：「在南郡華容縣。」按此夏水支津也，首受夏水，南入於江，在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津，杜引或云：「江陵縣有津鄉。」今荊州府江陵縣東黃國，杜云：「弋陽縣。」今光州蹇陵，光州地也。湫，杜云：「南郡鄖縣東南有湫城。」則在今宜城縣界也。夕室，杜云：「楚葬地。」經皇冢前闕。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餓。」晉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虢今河南陝州城東南。

二十八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師。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杜：「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杜：「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杜注：「許昌東北有桐邱城。」今河南陳州府扶溝縣西二十里。）

魯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狄，赤翟也。今山西潞安府地。邢，杜注：「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

二年，冬，十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按此時衛在河北，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熒澤，杜註云：「當在河北。」疑河南熒澤之熒，從熒，河北之熒從水，說文：「熒，絕小水也。」水經注：「沁水篇有絕水，云絕水會洙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則熒澤宜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東南，又敗諸河，則衛已退而東至濬滑間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寡命則不威，寡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東山臯落氏，杜云：「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按在今山西沁州沁源澤州沁水之間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強兵必先理財也。〕

魯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類，軫伐鄆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按虞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在晉西南。虢又在虞西南，屈產水卽龍泉水，今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垂棘壁名，如龍輔之例。冀國，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東北。類，軫坂名，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

鄆，虞邑，今平陸縣東。下陽，號，亦在平陸。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杜預曰：「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杜預曰：「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粢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

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按齊，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蔡，今河南汝甯府上蔡縣。楚，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北海，齊東北境，今青州府壽光縣。萊州府昌邑縣地，所謂東至於海也。南海，楚境未及此，極形其睽隔爾。古黃河，在東昌館陶間，齊西境。穆陵關，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大嶗山上。無棣，在今直隸天津府慶雲縣。陘，今河南許州鄆城縣。召陵，在其縣東四十五里。方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南。漢水，自襄鄆至漢陽，橫貫楚境。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徇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杜預注：「東夷，鄭莒徐夷。」按言由今江蘇徐州府及山東沂州府鄆城縣莒州而至青州也。

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虜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餓殍，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香。」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杜：「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戎事上下同服。」鶉之賁賁，天策煒煒，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杜：「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煒煒，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日之交乎？杜：「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日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杜：「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疏：「鶉火，正中於南方。」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賸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晉南與虢鄰，西南與虞鄰，故以輔車唇齒爲喻。虞，虞仲後，虢，虢仲後也。漢志三統法，推此夏正十月朔，其夜月之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亥夜半，至丙子平旦，日在尾，月在天策，鶉火之次，尾星伏於日躔之辰也。上陽，今河南陝州。

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旣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饑，秦